



07381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類

安福重修儒學記

正德辛巳安福重修儒學成御史中丞孫公燧程其令郡守徐君冠節推王君睇緝其謀邑令俞君夔經營恢拓以定其緒縉紳大夫及山林之逸儼然造焉由興賢之衢西歷于泮宮北入于儒林瞻于戟門櫺星以拜大成之廡下又北升于明倫堂東北入于師儒之舍東西觀于齋又東謁于鄉賢各宦南出于號舍煥然改觀以爲元豐紹興所未備也司教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一

劉君勳楊君繪薛君騫喜相語曰茲文運更新之機乎相率微言以紀成績而昭示來學之士某竊聞之父師曰學校者士之肆也師以孔子棲之正鵠也捐以明倫示彀率也嘻其義精矣孔子聖之大成也南面王祀而春秋灌獻之從以四配列以七十子而續以漢唐宋之諸儒所以教學者之爲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明明天叙勅而敦之自堯舜敬敷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孔子生知安行之聖而子臣弟友之道歆然以爲未能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至慥慥君子之域退然若不敢當是聖人之彀率可知矣由其彀率以求至乎正

鵠然後不愧于肆而爲良工今之爲士者果能不愧于學校乎對越聖賢陟降庭階誦其詩讀其書偃然以爲孔氏之徒矣試於有司洋洋乎孝弟忠信之辭雖使游夏命詞予賜操筆幾無以逾之而其所以事父事君從兄而先施者顧疾背而遠去一旦升于民上則功利刑名簿書筐篋雜然以爲大蠹而親親長長之化寂然以爲迂緩而不切吁學校之設其責望于士者豈擬其至是哉今夫佛者之教吾儒之所逆斥者也而爲其徒者猶能絕嗜欲苦筋骨服行其師之說之死不不變况吾列聖大中至正之規未嘗遠人以爲道而學者不能篤信力行顧靜言而庸違之將不爲佛者之徒所哂乎吾邑以多士名于東南漸漬

國家長育之化燦然以忠節文學章徹邇來亦漸漓矣茲學之

修氣機其復

淳

邦之俊髦來遊來歌盍亦思循孔氏之殼率

以中乎大侯之鵠正目傾耳出言舉足皇皇然其欲肖之也惴惴然恐其違也孳孳然時習而日新之也窮則以是薰于鄉黨達則以是匡于天下而其次亦以澤于藩省郡邑則廢其不愧于學校之教而良師帥崇厲鼓舞之德亦永永有光

矣

廣德州新修復初書院記

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復初書院成先是書院爲老子宮直大成殿之後守益請于巡按桂林楊公督學光山盧公以京郊淫祀徙道士居之而虛其址屬諸學宮二公報可廼相方定位以宏新規召諸生而議之僉曰明明六經維聖之模反求諸身覺我迷途其中爲尊經閣桓桓希文叅我軍事先憂後樂師于百世其後爲范文正公祠耿耿原采重義輕死樹曰銀杏忠魂攸止其東爲懷忠祠楚楚青衿居肆成藝相觀而善罔有不至其西爲集英館而前兩翼爲齋房各官吏之

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率也在門之左鄉賢士民之望也在門之右合而門之曰復初書院於義始備於是遴能鳩工市木畚石財出于贖金或毀淫祀以佐之經始於乙酉冬十月越十月而工成會步氏有田訟守益以義諭之願入田三百餘畝於書院廼請于巡撫靜齋陳公公欣然允之而書院之規可以長久矣守益廼合諸生而申告之曰若知復初之義乎天地之中而民實受之其細縕化醇若父母之於子也子受父母之遺全而無虧者聖之所以合德也失而思復者賢之所以無忝也顛覆荒墜若罔聞知則爲悖德爲不才父母且怒而殛之矣二三子

其念之乎今夫人有十金之產一命之位一旦而失之其夙
夜營營恒思所以復也至於仁義之良心所以別禽獸而參
天地其當奚止十金貴奚止一命哉而徃徃不思復之惑亦
甚矣六經之言聖人醫世之方也善醫者審聲察色鍼熨湯
丸不同而所以損有餘補不足無伐天和以求復其元氣則
一而已聖人之言淺深詳畧不同而所以抑大過引不及使
人易惡歸善以復其天地之中則一而已矣元氣復而人人
充膚革順四體以同升于壽醫之功也元性復而人人親父
子正君臣肅長幼別夫婦以同升于善其聖人醫世之大成

乎昔者孔顏之授受千聖心法之要也而其言曰克己復禮
爲仁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已者氣習之偏也禮者天然
自有之中也去其氣習之偏無或過焉無或不及焉以適於
中行而希聖希天之功全矣故復卦之繫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許其庶於中行
也二子之朝夕於斯也若止以追時好覲人爵而已則吾
不敢知如以易惡至中復天爵之初則吾其知免於戾矣鄉
賢名宦者鄉國之善士也范公王公天下之善士也瞻止大
成孔顏巍然而循于庶下古之人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

而慨然尚友于千古誦詩讀書以論其世期以克肖于天地無爲十金之產一命之位所擢奪焉則復初之教其庶有以藥世之痼而瘳之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志尙日省而時緝之以無荒前功其亦永有賴哉

貞壽堂記

貞可壽乎貞壽之原也天地以貞觀故開闢一也日月以貞明故東西循而不已也人受健順之貞以生食味別聲被色以靈于萬物者也能者以禮義保之則心安理得將與天地日月同爲不朽不能者以淫縱敗之則爲鳥爲獸失其所以

生之本矣鳥獸之年雖累百寒暑其得謂之壽乎吾嘗謂忠臣節婦孝子順孫雖蹈刀鋸沸鼎鑊猶勃勃有生氣不害其爲壽也而況于身之康強子孫逢其吉者乎吾邑之草塘謝節婦歸于朱君日惕甫二十有六而寡撫其孤元申以亢世業訓其孫仁以取科躋仕年幾八十矣而衍衍享其養少司空趙公璜表其堂曰貞壽大宗伯毛公澄傳其行士君子交詠歌之而節婦之名嘖嘖然動閭里嗚呼信矣貞之可壽也貞也者人咸受之者也保之則壽敗之則殃無不自己求之者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也婦之於夫也其道一也凡登斯

堂而顧斯名者尙各敬修其所可願乎哉

伍氏先祠藏書記

中丞孚齋伍公以讀書襲貴顯五六世矣默自念曰古之人有秘異書以自助者有貧而閱書于市者吾不忍爲自秘之隘其使諸生免於閱市之苦乎盡歛其所藏之書自五經四書以及諸子歷代之史度于先祠之樓使宗族鄉閭之子弟咸讀其中而以書來命曰子爲我示其讀之方嗚呼聖道之高遠也悵然不知其門而何以爲二三子規無已則以所聞于父師者商榷之東隣之叟目不知書或授之不龜手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

方冬月以泝泝統無苦大將出南方挾以水戰三軍賴之西家之少年蓄素問難經及和緩秘指諷誦不置聞有竒方重舍求抄之與人辨無攫其鋒者而肺喘咯咯不能瘡或迎之醫疫竟與病者枕籍而斃今天夫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也能服食之則得其一劑可以利三軍不能服食之雖破萬卷而不足以活七尺之軀二三子其安從乎漢唐諸儒不知葆天真法陰陽之正脉而致詰於禽魚草木金石之間爲岐黃註脚其駁者厭棄參芪且以砒附救急效矣獨宋室諸君子鬱爲醫道中興其調節元氣訂砒瘴痲勃勃有成效及其

藥也抄錄比對開如聚訟精神日昏而無以拯天關之患試以歷代之史而覆之其病症藥物粲然其在法古方而用之則安且生違之則危棄之則死無銖兩爽也今三尺童子掠先儒成語以言証製方耶應科舉之程式而未嘗一服食之嗚呼

國家之取士也亦曰試醫而使之蓋能言其脈之異候鍼熨之異施丸散湯飲之異劑是亦足以藥吾民矣而豈知其身之尙未藥也古聖垂訓救世之仁朝廷養才化民之教至是且蕩然矣二三子其思反之乎察吾

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之病以求諸聖人之方精製而熟咀之以壽其身以壽天下國家一洗西家少年之陋無爲東叟所咲則孚齋公藏書以惠來學之盛心其亦將無負已乎

浮山李氏祠堂記

李氏之家浮山舊矣祭奠率在便寢至禮部侍郎拙菴公諱紹以清節真氣弘其家聲始斂祿入稽禮典以爲祠堂未就而卒其后弘齋僉憲君瓛與質齋方伯君瑤繼志成之擇子弟之良曰廷善高原叙原京董其役輪奐偉然矣正德癸酉不戒于火惟正堂獨存風雨旁射而鷄豚出没其中瓊州

郡丞敕慨然悲之曰是祖考之作室也若弗堂弗構爲不孝
大罰卽與岳州守銳及族之彥協力重修之塗墍丹雘歷數
寒暑而始完瓊州念其締構之難也具書山房以求記之曰
其俾吾族子孫思吾之難而圖以保之嗚呼善哉瓊州之志
也竭其情以報祖考而思以昭示之後世者也凡創造之難
其經營圖回寢食且弗甘也越世則侈然廣廈崇楹之中而
忘其父母之勤勞日圯月漏頽敗乘之蓋天下國家之通病
也思其難以圖之於易預省而亟葺之則力不勞而先業鞏
矣抑尤有難者記曰養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今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八

夫高其臺榭飾其園囿而其祖考曾無籩豆之地此固失其
本心者祠宇營矣醴醢薦矣祝嘏修矣而無洞洞屬屬誠以
行之是虛噐也修飾於十目十手之間而閉居遠之銳進於
首路而中道棄之則其辛勤而僅得者且舉而失之矣故君
子之敬其德也戰戰兢兢一 出言舉足而不敢失以成其身
以貽其親之令名然後可謂安且卒矣凡李氏之子若孫尚
思所其敬德勿煽於忿慾之火勿穢於淫比之鷄豚勿漏穿
於富貴貧賤之風雨以式荷於先拙菴諸君子之休則奧阼
門閭其將日潔而高乎

重修靜學王先生墓記

君子之學求無愧於心而已矣無愧於心則無害於仁故簞食豆羹處之猶富抱關擊柝處之猶貴黜黷白刃處之猶生而況其他乎彼多行可愧而冒焉以居之若臧氏之位爲竊原氏之老爲賊賊與竊皆蹠之徒也如使盜蹠而貴富且壽三尺童子其孰肯願之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非獨君子有是心也君子能不失其本心而已昔者嘗恠夷齊之事富貴人所欲也而遜國以遜死人所惡也而諫伐以餓彼獨非人之心腹腎腸乎而其於流離困踣若得其所大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欲者彼其心誠有樂乎此也仁者安仁樂之也智者利仁勉之也其求無愧于心一也以司馬遷之博聞強記而追憤其事至呼天以訴之夷齊之心其真知之者鮮矣

國朝靖難之師靖學先生王叔英以修撰奉命募兵廣德事不可支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復爲贄書于案遂自縊于立抄觀之銀杏樹其詞從容和平有采薇之遺音焉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并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乃置不問嗚呼盡心之義大矣盡

其心以殉君之謂忠盡其心以殉父之謂孝盡其心以殉夫之謂貞貞烈之女志士思以爲配忠義之士明主思以爲佐故

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蓋至是好惡定矣羣臣祇若

德意以好懿德凡飭邊豆崇墟墓罔有弗虔先生墓在祠山之麓東里楊公士奇題其石翠渠周公瑛述其事嗣是置田立祠相沿弗懈益承乏是邦感先生之義迺移玄妙觀於東郊而建祠於樹下屬之學宮命義民某葺理其墓中爲碑亭繚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

以周桓榜之曰懷忠使過者式焉復爲論次先生之心以詔來世繫之以辭曰
受中以生孰匪正氣嗜慾所伐天機日瘁有能克之塞乎天地課其得喪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哇彼千駟聖謨洋洋來者其志之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青陽九華山之勝與匡廬武夷競爽至李太白始發其奇嗣是詩人隱士仙釋之流相與經營其間而未有以聖賢之學倡而振之者弘治壬戌陽明王先生以恤刑至池愛其勝而

遊焉至正德庚辰以獻俘江上復携邑之諸生江學會施宗
道柯喬以遊盡蒐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去嘗宴坐東巖作詩
曰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各勉希聖志母爲塵所縈慨然
欲建書屋於化成寺之西以資諸生藏修而未果也嘉靖戊
子金臺祝君增令茲邑諷俗稽典故克成其志中建正堂大
書曰勉志東西有廊室而亭其後曰仰止合而門之曰陽明
書院池守韓君楷二守張君邦教視而嘉之更議置田以贖
學者而九華之名將與白鹿雲谷煥然昭方策矣諸生樂其
績之成也不遠南都以來微言守益竊聞緒言之教矣先生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之教以希聖爲志而希聖之功以致良知爲則良知也者非
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自塗之人至於聖人同也特
在不爲塵所縈而已矣二三子亦知塵之害乎目之本體至
精至明妍媸皂白卑高大小無能遁形者也一塵縈之則泰
山秋毫莫之別矣良知之精明也奚啻於目而物欲之雜然
前陳投間而抵隙皆塵也故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不使纖塵之或縈之也纖塵不縈則無
所好樂忿憶而精明之凝定廓然大公矣親愛賤惡無所辟
而精明之運用物來順應矣大公之謂中順應之謂和中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天德純矣和以行天下之達道而王道備矣此鄒魯之真承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克勤克儉不邇不殖亦臨亦保率是道也故堯舜禹湯以是道君天下而孔顏曾孟以是道爲天下師後之學者見聖賢之君師天下其成功文章巍巍若登天然而遂以爲不可階譬諸入明堂清廟之中見其重門層閣千方萬員前瞻後盼眩然以駭矣而不知所以剏造圖回規矩之外無他術也二三子其將求之規矩乎將求之方圓乎良知之教操規矩以出方圓也而摹方倣員者復閔然以禪疑之嗚呼愛敬親長吾良知也親親長

長以達天下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惻隱羞惡吾良知也擴而充之以保四海將非致吾之良知乎孰爲禮孰爲非禮吾良知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是鄒魯之真承也而何禪之疑禪之學外人倫棄事物遺肝膽耳目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可以同年而語乎書院之建羣多士而育之固將使之脫末學之支離闢異端之空寂而進之以聖賢之歸也二三子之朝夕於斯也其務各致其良知勿使縈於塵而已矣處則以是求其志達則以是行其義毀譽不能搖利害不能屈歿壽不能二使尙論道術者

按各責實炳炳有徵焉則良有司鼓舞之典其於
聖代作人之助規模宏遠矣豈繫山水巖壑之遇而已乎

南京禮部主客司題名記

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爰立禮部其長曰尙書二曰侍郎以掌天下之禮樂其屬有四曰儀制曰祠祭曰主客曰精膳其長曰郎中二曰員外郎主事以贊尙書侍郎而布禮樂之禁令以祀天神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肅百司以選庶士以諧兆民以賓四夷

文皇帝徙宅燕都禮樂自北出庶務用簡廼裁員外郎而主

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三

客獨受琉球暹羅方物納蘓木硫黃椒錫於內府歲時郡國薦其茶檉橘梨及鵝鷄鯽鶉達于大常光祿以獻

寢廟於庶務尤簡故居是官者衆咸慶其靜於進學爲宜嘉靖丁亥守益自廣德承恩而來辰而入旅見于堂循廡而下受士暨吏庭叅與吳君鸞卻坐南軒中焚香對談及已而退因顧而笑曰是其果宜於學乎既復懼其無所事事也顧而相戒曰得無溺於靜乎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驚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

慎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
祕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
中和備矣中和備而禮樂興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
地祇升廟焉而人鬼享遠焉而四夷柔邇焉而百司恪庶士
用章兆民咸殖夫是之謂位育之學以主客之靜宜可以學
也或厭靜焉以滑於動或喜靜焉以溺於靜是官不負吾輩
吾輩將不負若官乎吳君肅然曰負與弗負吾與子勉之踰
年吳君以請假去任予亦以病不能出越七月扶病卧司中
視三司皆有題名而主客闕焉廼搜于舊政得郎中陳君敬

四十有五人員外王君恭二十人主事顏君暹六十有四人
募匠而刻諸石觀斯刻者將指而評之曰孰能學孰弗能學
孰負是官孰弗負是官則斯石也固吾主客之盤盂也其可
闕哉刻成借書其說以貽我同志

揚州府新置學田記

嘉靖己丑兩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泊于揚始至曰於乎揚
俗尙侈蠹之自商始我其申飭于商無或華居室美衣服盛
宴會以眩民視遠者有常刑時陶君儼爲揚州守延而議曰
揚俗尙侈變之自士始惟我與子匡翼于庶士曰冠曰婚曰

喪曰祭咸率訓典以立民準既越時陶守復于兩厓曰惟商
畏威惟士克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而柅請得
以贖罪金市田于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能塋弗能給及
學官之薦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厓曰嘻富而約之貧而
弗能助是教弗溥也惟子與我協贊其宜以溥茲成陶守退
而屬其僚郝君守正自君鑑相度原隰覈沃避磽務承其利
楊之民卜茲割田百畝以爲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
合三百四十畝以輸于學會黃君國用量移推郡事嘆曰教
之弗明獄用滋豐盍昭茲義典俾久而孚迺與教授陳君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五

昌酌其佃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歛怨無或啟奸勒諸
碑陰以範來者東廓子守益曰書不云乎資富能訓惟以永
年惟德惟義時乃太訓古者制民恒產而廸以庠序申以孝
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厚其生是之曰王道奢麗而弗以
禁則是縱諸惡也貧乏而弗以援是棄之弗納於善也民是
以日入于僻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產未之能議也議爲
之兆自諸君子始惟爾諸生無先于食而後其學惟司其事
者無以利疚于義上下一於德義以光嘉績庶以訓于四方

炯然亭者吾友武昌朱子禮之所作也子禮爲諸暨宰受學于陽明先生聞炯然良知之教以省其身以修其職政成入朝爲監察御史益思爲德爲民以充所學猶懼其弗習也作亭于所居以識不忘嘉靖己丑按治于維揚執訊金陵而論學因以問記守益嘗預聞良知之教矣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炯然在中隨感而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各中其則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若執矩規于此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是聖門一貫之蘊也子曾子發聖人之蘊而易之以忠恕中心爲忠無所偏倚而炯然之大本立矣如心爲

恕無所偏倚以應物而炯然之達道行矣大學之書擴忠恕之教以教天下者也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于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無是矩者患在踰之而不能絜之耳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募方效員而昧于規矩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蓋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知

我其天五十而知天命良知精明與天合德天卽聖聖卽天
乎天之體本明也昏之以雲霧雲霧掃而炯然矣故曰浩浩
其天水之體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淨而炯然矣故曰淵
淵其淵人之良心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屏而炯然矣故
曰肫肫其仁曾氏之稱夫子曰皜皜不可尙仁之肫肫也江
漢以濯淵之淵淵也秋陽以暴天之浩浩也嗚呼炯然之德
也其至矣乎勗哉朱君傳而習之夙興夜寐式克弘于遺訓
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立於前輿倚于衡是炯然者將無
待于亭而得之矣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七

夙林浮橋記

夙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于螺川暴雨時至奔放
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漂溺以
食魚驚異時邑令餞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
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
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
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于其友姚琪琪
曰石雲僧本傳顏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
嘗惡佛氏誘民膏脂傳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

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迺請于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
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甃兩涯市木爲二
十三舟市鐵爲鑰以魚貫之闢通衢而屬諸北門凡用金二
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
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北上京
師諾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盛暑以申
前請曰橋之不廢繫斯文是賴君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
愛一言以病吾邦人聞之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
之則導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

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
之心以布于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有障
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路一事不底于績則戚然弗快
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溥博淵泉而不以私欲好之
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匹夫匹婦期於各獲其所
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必先焉夫分符以牧其土者將
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族黨乎父母
之於子也其有坐視其墊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黨之相
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于世若泉

之行于地也導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則隄淫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爲仁則慶爲富則殃千古簡冊炳炳可覆也繼自今良師帥克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克不忍之心以廣出入守望之愛上下相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忍使廢而弗興乎

廬陵黃氏先祠記

廬陵黃子忠自監察御史謫廣之蓮塘過故里而築堂以延賓焉默自思曰宗廟爲先古之制也吾侈於賓而儉於祖何

東郭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九

居廼請于父兄協于子姓謀立祠以奉先而合其族於是潔菴翁節縮宗人婚塋之資以主于上而其族之彥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宣力于下人相督勸功是用又踰年而祠完矣子忠以公事歸自蓮塘徘徊嘆曰吾賴父兄之休子姓之勞以享茲成也吾先世祠于斯尊尊也吾族合于斯親親也吾黃氏其將懋于禮乎遂馳書以告曰子禮官也其以禮勵吾宗予讀而瞿然曰予烏知禮意抑嘗體諸心徵諸古正諸先覺而察其畧矣禮之所由生也則人情以爲本先王緣人情而爲之品節條貫抑其過引其不及以歸于天然之中非

旨爲觀美而已先祠之建孝子慈孫不忍死亡其親而以追
養繼孝者也故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祭時節必獻屬屬
乎若其祖考之生且存無所不用其愛敬焉耳及祭之日齋
戒盛服致其精明出主以祠洋洋乎其若臨之也參神以拜
展見常儀也然而或至焉或不焉故灌神以齊之齊則可以
獻矣獻而無詞不能以達也故有祝獻之以三禮成於三也
而孝子慈孫之情尙未克也故申之以侑食出戶而堦勿勿
乎欲其饗之也噫歆而啟門恐駭之也獻茶既饗而虛口也
過是則利養成就矣然祖考之情不若是慤也故假以代之

飲之福而昨之以答主祭也祝立西階告利成以答助祭也
然後辭神以納主而餽焉是其禮度之雍容孝慈之貫洽若
父子祖孫合席而燕獻酬詔告無以異焉者嘻其義精矣立
春祭先祖以報本也季秋祭禰隆所出也忌日必哀終身弗
忘也冠娶妻必告弗敢專也是禮之可因雖俟後聖而弗易
也獨四代之列以西爲上而同堂之祭並列于南面使祖考
而生存也正恐有未安者予之梓禮要也龕中之序以中爲
上而以版障之若異宮然不嫌竝列也堂中之序以高祖居
中南面曾祖居東祖居西稍南考居東稍南而東之其亦庶

幾不嗛于情乎子忠癯然若不勝衣而勇於以禮自檢又得
潔菴翁以主之八人者以贊之尊尊親親之化將日懋於禮
宜無難者繼自今率其宗人以求禮之本充其良知良能以
盡事生事存之實致其愛而愛焉致其敬而敬焉愛日致而
愈存矣敬日致而愈著矣則一舉足一出言惴惴然恐辱其
身以玷其先也而況於其奠獻興俯之儀有弗能肅於禮者
乎子忠名國用於潔菴翁爲所生子奉命出後其世父故不
敢以父潔菴亦禮也

寧國府鄉賢祠記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著
生以鄉飲酒禮之沒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其勸誠至
精也人之情不相遠也世所賓禮而俎豆則油然而慕之矣其
所擯斥則戚然赧之矣故咸俛然修其德行道藝遷善遠罪
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
姪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
泯於是俗始靡然以易視聽則亦相驚於華相構於顯相軋
於勢而已矣嘻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法
端使然哉東廣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鄉賢退而攷

其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迺磐石以來徵言予受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有孝友者有忠義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有勤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藹藹然足以勵俗矣夫自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於其間也亦繁矣或爲世俎豆而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油然而興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國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覆餗者悞矣章其吏事而

素餐者慙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以風厲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君尙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而混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列其姓氏書其德行道藝之實於石使百世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將百世有光矣

至止堂記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生澗自揚而學焉旣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澗使其

第洞以告益益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也其得爲至止已乎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爲至止已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烝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遊於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歸所親憐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囂而逃諸深山蔭巖松飲澗泉枯形黧色之死而不變世之逐紛競華眩于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遊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

遺事物而自以爲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爲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聞然以爲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驚然曠之其將不爲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從兄以弟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是曰時至終日必於是是曰日至終月必於是是曰月至終時必於是是曰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是曰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師也以體認天理爲宗旨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

正而無過不及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婺源縣新修紫陽書院記

泰和曾侯朴之尹婺源也適文廟之災撤淫祠闢而新之矣復自念曰邑之先哲若紫陽朱先生天下所宗也郡有書院而邑無之何以詔其鄉之子弟躬度勝地得保安寺之址而議改作焉憲副汪君思喜而告曰疇昔之朝有祥雲見寺上移時始散越月而再見衆咸謂佛氏之祥也而豈知爲吾道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四

之興乎廼卽佛殿爲中堂奉安晦菴先生神主以西山蔡氏勉齋黃氏配以婺源之受業而有功者從祀焉堂後爲樓名之曰瑞雲樓下爲講堂揭白鹿之規以規諸生而兩翼爲號舍以居之復規其西將以創帝齋公祠祠未及作而侯以召命北矣廼屬其僚曹丞鰲徵記於南都曰願發明先生之道使二三子知所從入益也不敏何足以發之無已則以白鹿之規與二三子商之可乎夫天命之性精明真純烝民所同具也充其精明真純之本然而外誘之私舉不能撓之行於父子是謂有親行於君臣是謂有義行於夫婦是謂有別行

於長幼是謂有序行於朋友是謂有信唐虞之敷教三代之綏猷率是道也以是而學是謂博學以是而問是謂審問以是而思是謂慎思以是而辯是謂明辯以是學問思辯而不息焉是謂篤行曰正義曰明道曰遷善曰忠信曰篤敬曰反求欲其盡乎是也曰懲忿曰窒慾曰改過曰勿施懼其戾乎是也故自弟子之職入孝出弟而堯舜之聖亦不越此使人人克其良知良能以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唐虞三代之隆其何遠之有先生之規炳然具在固將望天下之咸升于古也二三子爲其鄉之子弟歆慕奮發當有以先天

下而又得良師帥闢邪崇正鼓其機而感之儀刑在望麗澤方新其尙思得其門而入之乎抑先生之志繼往開來之志也繼往開來慨然以爲己任故窮探遠勘折衷羣言不遺餘力所謂其憂深故其言切其慮遠故其說詳然以其言切而說詳也後之學者遂逐字析義逐事尋理黷檢於枝葉而忘其本根遡洄於渚汜而不知源泉之濬則亦豈得爲善學先生者乎聖門安百姓之功在於修己以敬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在於戒懼以致中和保四海之功在於擴充四端聖學之要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學曰莫若廓然

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皆自根而枝自源而派大本達道之方也先生之學將亦有異聞乎二三子其審而入之升堂造室泝濂洛以達洙泗真無愧於唐虞三代之行則瑞雲之兆尙於虹井有光哉

原道堂記

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昏朝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蠶桑黻黼昭其養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六

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得以畜草木得以蕃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爲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爲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之爲師也聖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爲道德自以爲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其爲教外倫理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其辭說繁其儀文而未能反身而誠以距詖行或乃陷於子子煦煦以爲二氏所哂甚者至於靜言而庸道之賊仁與義而

莫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由而興乎吾友陳君原習自太常
謫署海陽之教事惻惻然思進諸士於道而士猶舊習未釋
也默而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固闢佛老以
閑聖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茲乎乃請于郡守王君袍二
守蕭君世科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而闢原道堂以居諸
士相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僉浙臬具書徵
記倦倦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之愛於潮者勤矣爾
多士其勤於自愛乎陟降斯堂顧名而思義勿惑於異端之
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泛濫毅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家天下曰富貴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
之謂志道夫是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至於命庶以無負
爾陳君且以無忘爾韓子

世經堂記

世經堂者李郡侯人龍義方之貽也李之系出有元札刺爾
氏四世五王五忠一武望于東平至六世鎮撫始調松江萬
戶府因家華亭延名儒魯道源爲諸子師咸以春秋取第
國初可才丞昌黎可良同知永平而可禮以李爲氏改名曰
寬署華亭訓導陟安遠令子萱復舉京闈世其學郡表其堂

曰世桂業春秋者率出李氏至躋禁籍相望萱之後四世曰
寅曰希賢曰元祥曰政咸升科貢膺貤封而希顏魁南省督
學政終于憲使人龍成進士推濟南入爲柱史以歷吾郡故
封君築室東第扁曰世經云侯切磋青原白鷺間俛然自勵
曰願以詔我後之人夫偃武功而右文學曰世桂者昭其業
也超爵祿而隆道義曰世經者昭其志也世之業春秋微世
榮肩相踵也而能求聖人之志吾見亦罕矣祖述憲章上律
下襲亦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逮而有志焉河不圖岐不
鳳周不東矣而天與斯文若啟而若授之亂賊悠悠泮水猛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獸譏而弗正是愬斯人於烏獸也於是取二百四十二年君
臣行事一繩以王道卽合于道雖下士遠夷必章於天命卽
與道鑿則周之王魯之君齊晉之霸必以天討施焉臯陶爲
士師堯曰宥勿宥曰辟勿辟宥在法臯陶無愛憎也木鐸
所寄非上帝之臯陶乎辟宥在道過化存神裁成輔相萬物
得所是堯舜文武復起九京整頓隱桓定哀宇宙相續不落
莫矣故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也者緝
其熄而熙之也其事則桓文桓文爲盛其文則史史各載簡
其義則以王道繩亂世游夏不能贊一辭天子之事其王者

之跡乎不曰道而曰跡見諸行事也世之議者謂假南面權以褒貶假若而言則周之不天魯之不王又將何說以解故王者之跡緝熙而不熄則忠君如孔父靖國如季子安隣如後服義如完行法如子突潔身如子哀進於禮如邠黎來若耳提面命瞿瞿規矩準繩中而悖德蔑義淫泆克悖凜凜乎若斧鉞在頸是謂詭淫息詖與神禹周公同功邑志稱安遠新廢學以崇教撫刁壤而服化至于憲使居喪以哀討賊以勇卻舶舟寶環以介而郡侯懋昭先烈以銜勒御史以嘉穀育氓以膾炙嗜善其於世經有獲已乎先大夫以春秋受學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忠愍公諸孫侃侃舉故典以訓曰廣平出佐驕主而平津以相國綰侯邛然正誼明道數語凜凜洩家法而發蒙振落且爲淮南所晒益服膺弗敢忘也九李之世永永勿替尙顧
諛爾前楹

尊道書院記

尊道書院在瑞州市南玄妙觀右舊爲廣福寺正德間華林盜起寺僧與盜聯鄰郡守按之沒其廬以爲筠陽書院兵革草創僅存其名而無士以居嘉靖己丑改爲小學并其名于矣丁未天泉潘侯自翰林左遷量移推郡政至則祛元兇平

積逋廉積年教唆摘伏如神民大悅服迺詢父老稽故實知
書院廢頽狀俛然以爲已任會署篆于袁未及輯理也旣歸
自袁名實孚上下政騰薦劔令出于來進闔郡士嚴試之拔
其尤六十人厚贈嘉筵陶養于書院書院無所居至借于立
妙觀侯毅然振興鳩工市材咸樂義助正堂曰尊道示本也
會堂曰同善協一也堂後爲正學祠祠周程張朱象山陽明
諸大儒昭的也四齋兩翼創號會六十餘間居肆之誼也合
而樹綽楔曰尊道書院侯躬勤以導之規訓以貞之擇師以
董之紀會以匡之時以稽之勸懲以勵之越三月而煥然落

成士習津津侯復圖置學田立倉役門役與白鹿洞相悠久
尤將濬河以爲襟抱郡之俊彥告于諸薦紳曰維茲玄妙觀
一道流耳高宮崇室金碧交輝所以尊崇其師者如或見之
吾聖人之道猶天然爲吾徒者顧尊之不及老氏將怠與懾
因之乎天假良侯以刑弼教以會于皇極是百世嘉績也宜
勒堅珉以章徃而範來祀東廓子發狀嘆曰富哉尊道之教
乎二三子信以老氏之徒能尊其師耶尊以文弗尊以實是
御而侮之也春臺大牢熙熙欣欣遨遊醉飽莫知其所歸而
致虛極守靜篤澹兮以爲無味將孰識其真吾儒通弊則何

以異於是廣廈細旃摘經獵史繩趨矩步嘉唐虞而樂商周
其器與文足觀矣反而驗諸聖門果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慤
慤而相顧否果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竭吾才而卓爾否果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啟手足而知免否果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致中和而位育否果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孳孳爲舜而自反
否果能此學矣則德自我修道自我凝禮儀威儀無一而非
仁發育峻極無一而非天是爲尊道之至待人而後弘訓詁
爾詞章爾經義爾記誦愈博辨析愈精執柯伐柯睨而視之
其爲狎與侮也滋甚學聖之要一者無欲定性之學大公順
應至於先立其大而致良知不勦羣說不眩舊習雖所入有
異而所趨則同其尊敬捧持充實光輝而不可禦此七君子
者由此其遷也勗哉潛侯貞率諸生夙興夜寐顧諟明命由
七君子之塗轍以深造鄒魯而自得之無如其華而落其實
以爲老氏所張喙焉於以張皇

國家化成之休而精光射于百世豈獨瑞之士擅其澤乎益
客歲偕劉子邦采游匡廬取瑞以歸與况子維垣廖子遲切
磋全生全歸之學而潘子篝燈連榻三宿不能別曰驟也亦
願請事焉方延客書院規摹草創而別甫期成功敏捷如此

非才與誠會何以感孚若桴響耶夫勞力費財以建嘉績潛
侯敬始之矣不勞力不費財以保茲嘉績而緝熙勿替諸師
諸士盍相與敬終之

彭鷺溪邊齋記

遽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
情行至見信于南子其於忘食忘憂慥慥皜皜之功切磋之
必熟矣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爲人而寡過也外雖美其中
也必僞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往
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美則大大則化又奚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二

不可升之有以麗川之悔徃追來強於爲善距古知非踰二
年耳由是而果於自信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將篤實光
輝日新月盛其希於化也孰能禦之徃歲自小臺過廣法途
與諸友論學其長者曰吾老矣無以爲也渠方有目疾因勸
之曰翁奚不迎醫曰醫未得良耳曰城有新至者其去矇揆
明衆爭迎之翁瞿然詢所止惟恐迎之弗至也予靳之曰翁
老矣又奚以爲也在座者皆失笑夫知醫目而不知醫心是
弗知非者也知醫矣而障翳未淨精明未純是弗化者也鷺
溪勉之來學跂足以望子矣

荒政篇

世之談曰救荒無善政欲備之豫也果若而言將荒遂弗救乎父母之於子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顧之復之惟恐其病也不幸而病其將棄之乎故救荒如救病酌其虛實時其升降而葆其元精元氣使不闕其天年是亦醫之善也已嘗讀雲漢之詩饑饉荐臻周餘幾無子矣宣王側身修行寧以躬丁耗斲之蓄而冢宰庶正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鞠以疾以圖惠其寧故悉民常武賦明命塞王猶赫赫中興之休則荒政之方其猶可覆視乎聖學不明長民者以速化爲術而閭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三

閭疾痛愁不相貫故申災不時則蠲恩隔矣賑卹不蚤則流二滋矣保禦不周則盜蔓起矣勸貸不明則請謁搖矣支給不實則飢者不予予者不飢矣若是而謂政之無善也固宜又曰學之不講久矣殺人以致與挺刃無異也挺刃殺人司辟者必致諸辟凶年飢歲死溝壑死萑苻死疫癘相踵也藉口於歲乃追辟莫之致如吾民何未論濂溪明道假令魯中牟龔渤海其能旦夕安乎雙溪曾君之是舉爲之兆也其勸借而償權宜劑耳償而必追是追指瘡也貸而不償是失信富室也古之救荒者或立賞格以崇其名或優差役以報其

費是以義爲利貧富其交無恙乎懋矣曾君精求病愈之劑以孚于上下使婉婉赤子飲食教誨熙然於壽富康寧以宣暢

昭代中興之政於吾道尙亦有光哉又曰吾道之荒也久矣宋人助長猶有苗可堰也百畝恒產也播蕪稗長荆棘買質罔卹傳后稷氏之遺閔閔有秋豐年以緩萬邦憂然莫之孚也願因諸君子共救之

劉氏小宗祠義田記

東廓子偕蓮坪子游于衡嶽劉君崇簡以文甫趨會于石鼓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切磋義利之辨曰義與利對利與害對善學者以財發身則合愛合敬無徃而弗利不善學者以身發財則胥歲胥虐無徃而弗害故喻義喻利匪自天降安得挽俗習之戚戚以歸帝衷之蕩蕩乎逾十年以文自湘潭歸于家置酒會族里酌親踈而施之置常稔之田一百二十畝歲收租入一千桶明列丘段立券以歸于小宗祠擇祠之彥曰孟宿曰仲湖曰彥誠曰如山曰廉曰欽善曰仲鼎曰一麓曰如周協力而司其出納其目曰敬老曰塋祭曰贍士曰義館曰嘉勞曰獎守曰給乏曰期族曰卹姻曰助婚曰助塋曰扶病曰施棺木曰役

法曰濟無告曰修橋梁而終以生穀二千桶貸于所不及明者拳拳以范文正公爲標的囑諸子庠生師韓師臯等世守之遠近聞者嘖嘖嘆其義而孟宿諸彥合祠徵記于石以爲永久規古之君子其嗜於義也若渴飲饑食不容須臾離而避于利也不啻野葛雀醜望其氣而畏之是以視四海如其戶限而視萬民如同室之親居族善族居鄉善鄉而居位以澤兆民波庶類永譽于萬世跡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志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豈繫以創義田惠宗黨遂爲快哉我冠帶食驚然科第爵位而職思其義者鮮矣僕妾厭輕肥而族屬爲

溝中瘠犬馬飫菽粟而祖考無籩豆之獻牙籌回回昭厥後嗣後嗣舉而敗之如沃雪然孰知天平義庄易姓改物而范氏子孫猶按籍而稽之古今義利利害之機其左券相符已乎咨爾以文無一命三釜之資而聞善必行舉半生辛苦經營以爲尊祖睦族之典怡然無難色其加于人一等矣吾將表之以風于世使藐爾童布有志於義者竦然自樹拳裳以升而巍茲冠弁未涉于義者慙然自失易轍而趨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無不祠之祖無不睦之族幽明貧富蕩蕩王道醇酒飽德而免于野葛雀醜之毒非移風易俗一大快乎譬

之舟然厥長操之羣從楫之雖峻瀨逆流迄可以濟譬諸屋
然厥父基之子孫堂之則塗墍丹雘終煥然有立維劉氏諸
彥暨爾後胤尙一乃心堅乃志無或陽順陰違始銳終退庶
宣昭茲義於無斁

潛江縣重修儒學記

潛江舊隸荊州 聖主龍飛江漢升安陸曰承天府而改潛
江各邑隸焉匡直綏和視他邑爲優四川夏君泗之蒞邑也
撫莫沉寘增飾城垣慨然思展維新之政瞻止學宮厥址維
隘厥棟維摧厥斃維頽大懼弗稱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六

天子之耿光謀于邑之大夫士民移諸爽塏大夫士民欣然捐
千金以助而推謝引禮諫李典膳棠分督之維時衆志胥協
義問宣昭撫接若竹墟屠公某聚菴谷公某梅林胡公某偉
其議監司若何公某劉公某施公某替其決郡守若劉公某
孫公某宣其勤經始於庚戌秋某月越辛亥冬某月落成中
爲聖殿前爲兩廡又前爲戟門爲櫺星道義門在其左射圃
廳在其右對峙二坊曰某某曰某某後爲明倫堂爲兩齋又
後爲敬一亭啟聖祠翼以鄉賢名宦又後爲諸師衙舍舉無
改成規而歆者正湫者闢高者壘飛密者鱗次黠賂者彩張

諸大夫士民相與釋菜講頌雍雍如也邑博譚于世美周子
文達子綱屬子引禮詣山房以請曰曩者眞志實行之規獲
觀緒言矣願紀成績以嘉惠我多士昔在洙泗之上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其敦化川流直與千聖同堂而兩儀並位然舉
趾發軔寔自志學始志學者志不踰矩之學也所求乎于天
然之矩也能以事父則不踰矣所求乎臣天然之矩也能以
事君則不踰矣故庸德必信庸言必謹一毫不敢放過至於
相顧而慥慥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質鬼神俟後聖舉幽明
古今而無二矩世之學者記誦詞藻偃然宗孔氏矣飾輪轅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七

資羔雉以徼爵位甚者遺親後君緬規矩而改錯其爲歆爲
湫爲黷賂將孰從而新之我

高皇帝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尙孝弟廉耻庶得
眞才而大狩之諭承天拳拳盡孝訓子撫幼敬長之間宛然
洙泗模範也雲龍風虎聲協氣比部使者至于郡邑翕然鼓
舞翕然勸相頌宮言言遵且有楚咨爾多士洗濯舊習其果
忘食忘憂以不踰矩爲志乎其果事上使下從前先後絜斯
矩以御家邦乎古今眞妄毫釐千里正辨志第一義也爾雅
有言漢出爲潛蟠冢微涓瀦龍淵會峽石潛通豈山沛然以

朝宗于海其闢然而日章乎潢潦暴注奔放四出幾若雲夢不旋踵而涸繼之是爲的然日亡而已矣繼自今師嚴其訓士厲其業官稽其課俛然請事忠信之學不失義不離道俾稽休運曰邦舊命新壽考作人式與周室比隆於新宮永永有光幸慎無負

全椒縣儒學增修記

全椒縣學在襄河之南異時水失其性激射學宮絃歌日廢人文不振正德壬申督學桂史黃君下教遷于河之北講誦鄉射粲然如制適陽明先師來鄉于滁集邑之俊髦切磋於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八

良知之學與水之必下人之必善子載一揆諸生彬彬颺颺趨于正教而科第亦彙征不替司諫南山戚君其私淑而興者也嘉靖戊戌巡監覺山洪君以同志按邑貞度崇教亟訪戚子于南譙講所謀欲拓之南山子請曰講所所獨也學宮所同也廼率諸師諸生相度規畫發羨餘二百七十金以增修之凡宮墻頽圯築之削之者四百餘堵前臨通衢表以二坊曰成德曰達材其東有墩亭之曰觀瀾蓋取諸孟子云督學午山馮君趨而主之跡山吳君以代覺山至從而協之舜原楊君以清戎至復檄羨金贖之會李尹舜民始任欣然承

之鑿泮池以弘古制廣隙地崇敬一亭以尊

聖訓凡越歲而工告成教諭趙珊訓導呂筴逮巒嘉厥成績遣
諸生以徵記于南都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信於孟子之
訓乎今語人曰水之必下與堯舜周孔時同則懜然而有疑是何薄於
人曰人之必善與堯舜周孔時同則懜然而有疑是何薄於
自信也夫薄於自信則其信諸水者猶眩也重湖巨浸風恬
浪寧仰印天光渺渺一碧雖正明目而觀之且無以辨矣及
于淺瀨急湍瀆旋交橫則凡有目者洞然而無疑故曰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善而孟氏之覺天下也夫孺子入井而呼號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九

匍匐若洞潦乃身豈羨噓蹴而蒙袂輯屨忍死而不屑此亦
人性之瀾也天下之觀性者其果能洞然而無疑已乎嘗試
稽于孔門之授受矣性曰天命道曰率性良知良能溥博而
時出茲非源泉混混乎戒慎恐懼須臾勿離所以修道也茲
非防其壅障而疏濬決排之乎道修而性復則立大本曰中
經綸大經曰和範圍天地曰位曲成萬物曰育茲非它四隩
弼五服修六府以賴萬世者乎故善學者如禹矣不善學者
如鯀矣世之封閉俗習以遏天機相矜以辭華相軋以功利
相詡以技能至於橫潰四出遺親後君皆鯀之徒也先師之

切磋于斯也夫非述禹之方以叙彛倫乎諸監司之規畫而
協贊于斯也夫非望諸師諸生之咸爲禹以會歸其極乎繼
自今無疑於信無狃於習無厭於學無倦於教思日夜孜孜于
地平天成之績而以方命圯族爲戒則孔孟之宮墻巍然數
仞固可以得其門而入矣由是而成曰德由是而達曰材由
是而稽古曰監成憲由是而從今日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庶
以無負爾良師帥且以無忤爾邑之彥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寧國縣儒學舊在縣治東夫子巷相傳夫子南游曾信宿焉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

宋末以兵燹徙東門外

國初始定今址而痺隘弗稱衆咸以爲亟先是王司訓隲議
欲東遷弗果迺以禮勸耆民袁昇等市學南地而闢之嗣後
勞尹紹科與添註葉少尹洪定議南遷又弗果嘉靖戊戌樊
司訓玳與其寮劉希易劉均錫及諸生僉議新之會昇之仲
子袁尹澤歸養于家慨然續父之志於學南捐田三畝首鑿
泮池復偕姪國子生袁橘分鄉募義而耆老朱文熙等協其
費楊廷貴等董其勞中丞歐陽公鐸義之躬臨規畫行縣以
禮禮袁尹而柱史馮君天馭邢君第咸嘉焉仍毀淫祠佐之

會助義者弗輯袁尹瞿然曰吾其可以稽上之令遂以建家祠儲材鼎修

文廟而餘以助明倫堂郡守曹君邁獎之曰倡義崇功復按行學宮以罰金百令鈔尹奇市民圃而拓之於是隘者宏卑者崇煥然改舊觀矣諸生王國臣吳深等交相慶曰吾邑其遂新乎不遠徵言以紀成績以詔于來學鄒子曰是績也可以詔矣夫捐財以隆義鄉之彥也崇學以敦化有司之良也嘉善以翕功官弗費而民勿擾焉當道者之休也昔者夫子之南遊吳楚間也二三子亦聞之矣絕糧於陳蔡今邁豆有

楚矣沮封於書社今王祀有章矣狂歌於衰鳳今佾舞樂奏有秩矣以古準今臧否何相懸也在詩有之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豈春秋時帝降之衷顧弗逮於今也夫亦曰有以障之故以爵位者忌其進以勳伐者媮其成以意見者訾其偏夫耳目之障也將泰山弗睹而雷霆且弗聞及其障之撤也則天聰天明自足以辯朱紫而審聲律故善學者無他焉自撤其障自復其明而已矣雖然今之三尺童子亦知尊聖道如天矣其視春秋時豈盡瑩然無障也亦曰習聞而沿見之故以誦說者擬諸言以測度者研諸隱以文爲者摹諸贖是三

者於訾媮有間矣其於聖道猶未免於障也二三子其乘新學之機以自新其德乎其果能庸德而信庸言而謹慥慥以相顧乎其果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而不可尙乎其果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乎真純而無障自誠明者也有障而去之以復其真純自明誠者也二三子其毋自諉焉未新也而若疚已新也而若有獲務求造於知之而成功則廣大高明與學宮俱績先聖周流於昭之靈洋洋且寵嘉之其於爾鄉之彥有司之良當道者之休尙有聞於來世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二

江漢復修二堤記

嘉靖己亥九月江漢修二堤越壬寅十月告成中丞石涇陸公杰主其議少宰東橋顧公璘贊其決郡守李君元暘吳君惺宣其勞而僉憲雙華柯公喬督其成自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沔陽景陵潛江修江堤一千七百餘里自黃家堡至漢陽玉沙增舊堤一百三十里自南北湖龍家賽創新堤六十五里自荆門鍾祥京山沔陽景陵潛江漢川修漢堤二千餘里江漢之父老聚而議曰惟我荆郢之間漢逕其北江逕其南自春秋迄于五季率倚堤爲命

